

中

書

論語纂言卷之二十

堯曰弟二十

天之厯數在爾躬

厯數謂列次也

集解

厯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

鄭注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

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集解

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

極盡也

義疏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堯之命其命於受終文祖之時乎洪水之

滔天丹朱之不肖亢龍之悔也天祿之終也鴻範曰

悔之言悔悔猶終也乾上九失位降居坤三謙之九三勞謙君

子有終吉三於爻位為三公王者之後當天祿之終

宜退居三公之位此丹朱為二王後之法也堯之數

終而舜受之舜之數終而禹受之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惟堯舜乎發微

舜亦以命禹

所以不別為辭者明同是揖讓而授也義疏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尚白未變夏

禮故用元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

引湯誓其辭若此集解

易說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本湯名履

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為名故改履名乙以

為殷家法也義疏

此是湯既伐桀之後大旱請禱之詞非伐桀告諸侯

之詞也孔安國曰墨子引湯誓其詞如此案今所傳

古文尚書載此在湯誥若孔既訓古文書則不應舍

而旁證墨子矣墨子曰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

告于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

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

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呂氏春秋曰昔者湯克夏而取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罪余一人與墨子合又尸子韓嬰詩傳皆云湯之救旱禱於山川則古文書之繆不辨可知矣後錄書湯誥正義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所言敢用元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采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

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卷八皇皇后帝謂太微五帝郊特牲正義引鄭注鄭以曰字通上節讀故以用元牡為舜命禹事詩闕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舜受終文祖宐總祭五帝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證之皆以此節為舜禹事相承於鄭氏耳考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言樂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周集解湯誥正義鄭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按此與集解同與偽孔書傳異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

十人是也

集解

賚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正義云經無
賚字序說其名篇之意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
之德以戒敕受封之人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
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
則云虎賁之士脫劔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
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言大封則所封者
廣惟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

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
思我祖維求定引此文以爲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
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
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
大封也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
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
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
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
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
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
此大封是伐紂之年是也謹案皇甫謐帝王世紀雖

皆有所據昭廿八年左傳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周書世俘曰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以庶邦祀馘于周廟荀子儒效曰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則四百當爲四十謚亦約舉成數言之未必皆當時事實也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何晏云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以下卽墨子所引武王將事泰山隧之辭仁人謂太公尚江熙云周告天之文也不雜東晉古文尙書說皆

信而可徵序必本之所以錫予善人也明文王勤用明德受天大賜而武王適當之故使周家富於善人商頌曰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推言湯之與天心齊信爲天之所予所以降予卿士也大封功臣必推言天所以錫予善人之故非周公孰能作之廟是周之祖廟呂氏春秋古樂謂之京太室文王之廟武王之禰廟也正義引樂記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蓋周公作洛太平而制禮樂然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克殷之時祀於周廟不必指言文王廟詩本之文王亦言所以錫予善人之故未嘗謂封功臣必於文王廟也此與洛誥王入太室

論二十一
五
裸謂文王廟者不同祭統言必賜爵祿於太廟明封
功臣不於禰廟矣賚於九夏當爲章夏所歌杜子春
云臣有功奏章夏是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
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傳曰勤勞應
當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有
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
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勞心者是周之
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汝諸臣受封者陳繹
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敕勸之正義申毛云勤勞
應當繹陳皆釋詁文又申鄭云敷訓爲布是廣及之
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尙書所謂曰

晷不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
受之謂受其位爲天子也往者自己及物之辭謂行
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言是者上文勞心也上
天之命命不解怠者故知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
而王之所由此詩爲大封而作故知於繹思是敕諸
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永爲大法故以
文王之功業敕勸之於亦歎辭也謹案梓材曰先王
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
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謂文王也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於先王謂武王也文王勤勞以受天命武
王自謂當之謙不敢當天之大賚也言天之所以錫

予善人惟文王之明德也武王受是先事當是先事
 敷布之陳繹之思惟之其自強而不敢解怠者亦惟
 十人迪知上帝命裴備之往來之疏附先後奔走禦
 侮惟茲善人武王膺大命革殷皇皇乎憂天下之未
 定又惟我祖邦君求所以定是周所受天之命不
 可不陳繹文王之勤勞不可不思惟文王之明德故
 又歎息而申誠之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
 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於入商之日曠乎若天下之已
 定及將事泰山隧遂燔柴以告於天太公爲仁人諸
 功臣皆善人其受爵祿於廟也不言其勳名慶賞而
 兢兢乎所以定命者此其受封之功臣皆數百年保

天之祿流及子孫惟繹思文王之典以明德爲上帝
 懷以明德爲天下主庶邦於是方來庶邦於是不享
 故知聖人之勤又當知聖人之止知聖人之止無非
 至善則所以錫予善人者乃可得而言矣毛詩口義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子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
 箕子來則用之集解 按此與 偽太誓孔傳異

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
 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
 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按雖
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太公於齊在泰山
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尙爲封太公之辭也

謹權量審法度

自謹權量至公則說總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疏
漢書律厯志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
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注師古曰
權謂斤兩也量斗斛也法度丈尺也閻若璩云三者
居治天下之大端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
月令日夜分同度量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
同度量同數器未有舉權量而遺度者特以度一字
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秦始皇
紀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其證也 律厯志云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

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
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銖者物繇忽微至於成著可殊異也銖殊也兩者兩黃

鍾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
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
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五權
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
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 又
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
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
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

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庖焉注庖不滿之處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

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即周禮攻工之嘉量注縻散也龠者黃

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龠躍也合者合龠之

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斗聚也斛者

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斛角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

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 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

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

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

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

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

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六丈其方法矩分者自三微而

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獲也丈者張也引者

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獲於尺張於丈信於引

引者信天下也釋故按律歷志此段末云職在內

屬廷尉也此尤為法度為度之切證

此篇以春秋繼二帝三王之統也謹權量如譏稅畝

田賦之屬審法度如改制質文脩廢官如辨爵等王

國百二十官之屬興滅國謂凡書滅皆當興也繼絕

世如孫以王父字為氏城緣陵城成周城杞嘉紀季

皆善辭也舉逸民如嘉叔盱喜時季札之義重民如

征伐城築之屬悉書重食如水旱螟螽大饑告糴有

年之屬他穀不書惟麥禾獨書尤重也詳崩薨卒葬
奔喪會葬歸賵含燧重喪也詳禘祫烝嘗譏立廟屋
壞重祭也述何

興滅國繼絕世

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

五經異義 按與公羊穀梁異

韓詩外傳古者天子為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
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
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緇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
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
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所重民食喪祭

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

重祭所以致敬

集解 按此與偽武成異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
也故傳以示後世又

寬則人所歸附故得眾信則民聽不惑皆為已任用

敏則事無不成故有政教公平則民悅

疏

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五字義疏本亦無此句今本

疑涉子張篇而衍

考異

困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主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

集解

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
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
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財也 疏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

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 集解

言不以我富財之眾而陵彼之寡少又不得以我貴
勢之大加彼之小我雖眾大而愈敬寡小故無所敢
慢也能眾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不驕也
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為敬不以眾寡異
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 義疏
書無逸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注鄭曰小大謂萬人上

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傳曰小大之政皆
無有是怨者案曰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
民鄭是而傳非也 尚書後案
不戒視成謂之暴

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 集解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至無以知人也

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音義

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曰加姓者
重終論語自微子至堯曰稱孔子並加姓亦重終之
義堯曰末章孔子曰今集注本不加孔字者非 過庭錄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孔子之

微言也堯曰咨爾舜天之秣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之中庸也由是受命有天下者皆有中庸之德故禮中庸記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鴻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大極中也凡此皆言中庸之德也庸者用也能用中者斯謂中庸蓋學問不出於中則邪僻隱怪而不可用以爲教政法不出於中則阻偏滯礙而不可用以爲治是中庸之爲德乃自古聖王相傳之大法而莫之可改此其所以爲至也文武既遠斯理絕續五德之運將歸素王故孔子歎爲民鮮久矣而已當應其

時也故堯曰一篇敘堯舜禹湯及周而繼之以子張問從政言尊五美屏四惡皆本執中之義而用之復繼之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命者天命知天命之所與而受之見素王之成功遂發之於此則孔子受命之事顯然可知矣春秋說孔子母夢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聖堯曰篇述用元牡者見受命之應也繼之言知禮爲政篇曰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明通三統之義故舉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於三正並冠以春王蓋知其所損益則三代之禮自見其或繼周者孔子之春秋也故

成春秋之法而不合於周禮禮今文家所傳具在惟知禮而後可以作春秋以爲後世有天下者之則故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也終之曰不知言無以知大也可以見論語一書皆聖人微言之所存子貢以夫子之文章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爲二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孔子自明微言之所在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有知命之君子傳微言以治天下之人別之於禽獸之域存之於幾希之閒知人者非易易也子思明聖祖之意爲中庸

一篇而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於易成既濟春秋受命致太平之道昭揭無遺日而月之而終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即天何言哉之義此發揮微言以著大義也孟子稱我知言先陳詖淫邪遁之害如百家之說是也而後言願學孔子又記宰我子貢有若之辭趙岐說曰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其說與繼周之義相爲發明吾故曰仲尼沒而微言未絕七十子喪而大義未乖蓋其命意備於傳記千萬世而不泯者是固好學深思者之所任也

發微

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
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風俗
通義窮通篇云孟軻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
子去齊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按趙臺卿應仲
遠並本史記以爲先齊後梁按魏世家惠王三十五
年孟子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
子乃去梁適齊故梁惠王篇孟子見梁襄王下卽記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事當時盛稱桓文故宣王首舉
以問正是初見時口吻以後如宣十一年當燕易王
初立齊取燕十城見燕世家卽梁惠王篇一書齊人
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
事說詳臧氏齊
取燕十城考齊湣王十年當燕王噲七年齊伐燕

亦見燕世家卽公孫丑篇齊人伐
燕及燕人畔之事亦詳臧氏考二事去梁惠王時

甚後而孟子書並記爲游齊時事則游梁斷在游齊
前也況太史公傳孟荀大意謂當時學士迂怪不經
惟孟子述唐虞三代之意以推崇其術非斤斤傳孟
子事蹟如云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
不果所言不過略言孟子遊齊梁時君不見知而已
不序事之先後也下文又云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
王郊迎云云據魏齊二世家述騶子至齊亦在至梁
之後知並是隨文順記也又按梁惠王篇孟子見梁
惠王王曰叟趙注云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
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據趙意以爲使孟子

先至梁則年未老不得有叟稱今考戰國秦漢人君於遊士皆稱先生先生亦父兄之稱其年不必盡老孟子時雖未過五十說別見惠王尊賢故以叟稱之與賈子新書先醒篇人謂知道者先生正同正是卑禮招賢之證故魏世家注引劉熙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謂尊禮孟子依白首之稱耳孟子實未皓首甚合當時情事趙說不可從過庭錄

孟子對曰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

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杜預左傳集解後序云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以作書時未卒也今按惠王即謂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分為二人誤耳日知錄見梁襄王條下引孟子生卒考按此從紀年非是說

日知錄以史記載諸侯相王在梁襄王時證以孟子

惠王稱王故斷從紀年按鴻門之會沛公稱羽爲將
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張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時
項羽沛公皆未王又黃歇說秦昭王曰先帝文王武
王時秦未帝皆臣下尊奉之辭惠王稱王亦此意札記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以計書稱未卒也今
一說此是惠王悟孟子之言爲是而以己言爲非故
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疏

顧鴻鴈麋鹿

大曰鴻小曰鴈出毛詩傳集注麋鹿之大者卻無據
說文麋鹿屬禮記月令仲冬麋角解正義熊氏云鹿
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

而解角此麋鹿之別也至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
麋一本作麋介大也介麋謂麋之大者非謂麋大於

鹿釋地

詩云經始靈臺

詩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蟲焉箋云民者具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
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
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春秋傳公既視朔遂
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正義此靈臺在豐
邑之都也含神霧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
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內也此靈臺所

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說多異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靡者天子之學圓如壁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靡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

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靡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卽辟靡也詩頌泮水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靡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靡其如是也則辟靡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

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
宐眾家之說各不昭晷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
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
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卽天子太學也王制言太學
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
辟廱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
也辟廱與太學爲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
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太學爲一故
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爲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
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亦以虞庠爲辟廱
矣若然魯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

國而禮器注云頽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
爲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
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學在
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
處矣按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如
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
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
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壁故
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
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

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

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

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

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太學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叅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眾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於辟廱

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
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
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
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
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
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
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左氏云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
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
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
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

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
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
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
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
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卽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
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
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千古之賢大夫
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
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
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
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

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
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
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
據爲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
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明
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
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
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廱皆在郊也詩疏十
六之五
毛傳神之精明曰靈四方而高曰臺箋云文王應天
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眾民則築作不設期
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觀臺而

曰靈者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正義非天
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之
基趾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此
實觀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
精明故以名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曰文王之化
行耳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
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
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爲臺
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
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
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爲靈

臺於籍圃言爲則是新造其僭名之也同上

王在靈囿

毛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疏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字異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宐爲百里也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爲囿

沼則似因臺爲名其實則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

靈也同上

鹿鹿濯濯白鳥鶴鶴

大雅鶴作鶩毛傳濯濯娛遊也鶩鶩肥澤也音義字

林云鳥白肥澤曰鶩又

孟子音義張鎰云詩本作鶩鶩戶角切古字假借今依詩本音說文鶩鳥白肥澤貌从羽高聲詩云白鳥鶩鶩賈子新書禮篇君道篇引此詩俱作皜皜文選景福殿賦皜皜白鳥注云皜與鶩同按鶴疑皜之形似譌說文皜鳥之白也胡沃切考異

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亾

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
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
我及女俱往也趙注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

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也又

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
西地於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
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注云謂河南地是
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家無忌曰所亾於秦
者河外河內是也至河內外則梁之河北河南地蘇

代曰秦正告魏我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是
則梁之地自河西逶迤而至河南幾將二千里何以
蘇秦曰魏地方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算
耳然已比韓猶大比趙實小是以文侯武侯用之以
爲天下強惠王襄王用之則弱於天下國勢固在於
主德哉釋地

填然鼓之

趙注兵以鼓進以金退杜注左傳同孔疏云周禮是
教戰法其臨敵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
聲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艾
陵之役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荀子

聲而進聞東陽許氏據大司馬駁趙者非又

金聲而退說文鍾鼓鼓字从支孟子填然鼓之之鼓从支字

不違農時至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荀子王制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

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

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

長不食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財也按周書

大聚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

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

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食其宜孟荀之

言並本於此考異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

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

時斬林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

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鄭司農曰厲遮列守

之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後鄭謂陽木生山

南陰木生山北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季猶穉也服

與耜尚柔忍有期日出入有日數爲久盡物不入禁

不入所禁中斬木斬四野之木可有因地之時仲冬

斬陽仲夏斬陰盡物性也有因物之時服耜斬季材

利民用也有期限之時斬材有期日不盡物也專指

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義未盡釋故

五畝之宅

山林川澤宮室涂巷三分去一一分而三分之山澤
名山大澤不以頽者不在數計此不過岡阜陂池之類居一五涂去一城郭室
宮室去一每夫受五畝宅於邑爲廛里受二畝半於
田首爲園圃鄭注遂人曰廛謂城邑之居注載師廛
里謂民之邑里在都城者古奠民居之詳不可聞以
意度之蓋鄉一州而有城遂一縣而有城其甸稍之
公邑二百里三百里視州四百里五百里視縣此皆
以民計者其三等采地則以四甸之縣爲小城四縣
之都爲大城此以地計者以九分之一度之民一夫
當得宅廬宮室地十一畝十一步除自受廛廬七畝

半仍餘三畝六十一步又三分之一爲國城王宮
壇墠以一爲官治庠序壇廟閭巷以一爲附城墓地
各得一畝二十步二尺州城五千家民廛爲萬二千
五百畝官治三千畝有奇共萬五千五百畝有奇王
之大夫四命則城方四里有奇城外餘墓地亦三千
畝有奇外乃爲郭負郭乃有田民雖以冬至後四十
五日出田而桑在城內之宅蠶時則入城蓋蠶性惡
風溼不可於田首之廬故也田首廬二畝半樹瓜果
蔥韭築場圃孟子專言樹桑故不及田首之廬也
又
數口之家

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

注趙

謹庠序之教申之孝悌之義

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困學紀聞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檢當依漢書食貨志作斂

志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而不知斂野有餓殍

知發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

之食自農而外工商賈皆不耕而食者則必糴糴以通之而歲有豐歉穀有貴賤則不能無傷農傷末之患於是有發斂之法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糴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狗彘食人食猶言樂歲粒米狼戾耳惠王不脩發斂之制豐歲任其狼戾一遇凶歉倉廩空虛不得已為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為盡心惑矣養新錄

按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管子國蓄篇歲適美則市糴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

繼而道有餓民又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趙注亦言人君不知法度檢斂則檢卽斂義不必改字鹽鐵論水旱章引孟子作檢趙注補正塗有餓莩

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趙注

漢書食貨志引孟子檢作斂莩作芟此當是孟子舊

本爲趙所改補正

東敗於齊

惠王三十年庚辰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孫臏傳韓

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爾時魏雖未徙都大梁要屬其一都會若韓之南陽走大梁者攻其所必救也龐涓與韓戰南梁南梁今汝州在大梁西南六百里涓果舍之歸救大梁獨齊軍既已過而西矣一句殊不可解按輿圖思之知是傳寫之譌原本應是齊軍既已退而東矣退而東者誘敵也下文孫子謂田忌云云蓋聞涓之信卽商量退師於是從魏地第一日退爲十萬竈二日退爲五萬竈三日退爲三萬竈以見士卒散亾略盡涓見果大喜倍日并行逐之又已入敵境矣臏生阿鄆之間熟其山川形勢知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馬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

阿今東阿縣鄆城今省入濮州鄆州所理是地也兵法所謂無所往者也誘之於此始可萬鏃齊集尤異者預刻其到期又自令其舉火行兵至此驚猶鬼神雖飛鳥猶不能逃况龐涓哉通鑑知過而西之不可通遂削此句但此時正都安邑易大梁爲魏都不知齊魏兩都相距幾二千里千里襲人希有得利齊雖強安敢蹈之逾河渡陘孤軍無繼贖之智又不肯出此以知與前桂陵之役仍皆作大梁易魏都者不知兵者也

釋地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按釋地河西曰隄州郭注自西河至黑水則凡隄州

地皆在河西漢書地理志上郡秦置在今陝西延安

榆林綏德等處蓋秦盡得河西地以其半屬內史以

半爲上郡上郡在秦國都之左故名在魏僅可總名

河西耳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固陽漢

志屬五原郡

作穰陽

在今陝西榆林府谷縣魏河西地爲極北秦本紀正義云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

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南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

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在今華州北至榆林從長千

餘里皆魏河西地則魏本盡有河之西岸據全晉之

險足以西制秦所謂天下莫強者也六國表秦孝公

八年魏惠十七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秦本紀魏

世家同此始喪地於秦也漢志左馮翊夏陽縣有故少梁今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爲魏河西地魏世家惠王卅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比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

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按秦早取魏河西地少梁此又割河西地大約在少梁以南河濱之地此再喪地也秦得分魏大河之險渡河而東遂偪國都秦於此時卽稍稍蠶食河東之地魏人自危故又渡河而南徙都大梁漢志陳畱浚儀縣有故大梁今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京委安邑而去之則安邑旁近之地當漸削以與秦此三喪地也考之後十年當魏襄王四年秦惠文七年秦敗龍賁軍於雕陰圍焦曲沃魏家在襄王五年蓋獻地在此是年故連類記之茲据秦紀正雕陰漢志屬上郡在今陝西延安府甘泉縣南三十里之地在今韓城古少

梁之西其時少梁以北秦上郡之地尙是魏境故猶能於此出兵以禦秦秦之志以少梁以北離魏都益遠得之不能扼其要領故雖敗其軍於雕陰不北收其地而仍東取焦曲沃以偃大梁此其至計也焦漢志宏農陝縣有焦城在今河南陝州東北西至今華陰魏陰晉三百餘里魏襄王二年秦敗魏於雕陰襄王三年當秦惠文王六年魏以陰晉爲和命曰寧秦按陰晉在漢曰華陰屬京兆今爲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爲魏河西之極南竟魏禦秦於雕陰亦以其近秦秦再敗魏而不取雕陰以非并魏之急務故南取華陰以近人梁而取之其後圍焦曲沃卽北至今山西解州安邑縣魏故都二百里曲沃漢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在今山西絳州聞喜縣南十里西南至安邑五十里若旁近安邑之地未入

於秦亦不能自雕陰以東六七百里之地如入無人之境則可證魏徙大梁時安邑之地多爲秦所蠶食自安邑西至河三百餘里渡河而西又北至少梁亦三百餘里卽孟子梁惠王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蓋兼河東地言之此七百里者計其程涂非量其四至故不云方也蓋惠王時所喪地始爲少梁秦又自河西至安邑其雕陰以北至固陽同州以南至華陰尙爲魏地至襄王二年以陰晉爲和是同州以南入秦也五年予秦河西之地是雕陰以北入秦也至七年盡入上郡地於秦是固陽以南凡魏河西之地尺寸皆爲秦有大河之勢全失其去滅亡也不遠矣魏世

家襄王七年亦有上郡之名以盡入於秦故本秦而言也鹽鐵論相刺篇云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也河內河外是桓寬亦謂惠王時已失河內河外之地今衛輝懷慶諸府古爲河內今解州安邑古爲河外雖不盡失爲秦稍稍割裂大約有七百里之遠矣

釋地辨證

南辱於楚

按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六國表同秦本紀他世家皆無是年圍襄陵事襄陵漢志屬河東郡爲今平陽府襄陵縣北爲趙西爲秦南爲楚次年衛鞅圍固陽故知有秦魏歸趙邯鄲故知有趙據孟

子惠王言南辱於楚後楚破魏復在襄陵故知有楚此諸侯圍襄陵當是秦趙楚三國而楚爲謀主但圍城而未取邑故云辱不云喪地也與後襄王十二年破襄陵得八邑爲二事

又

周顯王十年楚伐魏抉白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十六年楚景舍取魏睢濊之間此所謂南辱於楚與若昭陽伐魏取八邑則在梁惠之後十二年當顯王四十六年距孟子初見梁惠凡十四年矣

集注考證

惠王自言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皆及戰爭事張儀說其孫哀王言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與楚而不與

齊則齊攻其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
韓韓則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
五裂之道也

史記本傳

則謂地在所必爭正可參觀

釋地

深耕易耨

趙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愚謂卽朱虛侯劉章爲高
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與上深耕字相對趙說爲長
按呂氏春秋載后稷曰耨柄尺此爲度也其耨六寸
所以閒稼也亦此意

又

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
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

趙注

故曰仁者無敵

黃石公上略引古軍讖曰賢者所過其前無敵

考異

孟子見梁襄王

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
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
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
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
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是紀年
有哀而無襄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有襄王
而無哀王通鑑從紀年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
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

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備載於考異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實何也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見王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初卽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豈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朱子曰七篇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邪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或曰紀年魏史書魏

事溫公以爲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

成王九年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公孫鞅

未相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遷都以避

之邪卽一徙都事如此其餘尙可信邪按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

啓生於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巳三十若加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巳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巳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四歲乎紀年不可信如此又按呂成公大事記

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綱目亦因之余謂孟

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

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九

年翔鳳按此事江慎脩辨之甚當詳第四卷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

之也然則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五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而即去梁是為齊宣王八年孟子遊事齊當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云千里而見王若由鄒而往僅得半耳既事齊中間遭三年喪歸鄒喪畢復事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畧可知者如此按齊宣在位通鑑並同但史記始己卯終丁酉通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孟子年月考

將以釁鍾
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却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鍾及寶

器注

釁是交神明之道祭祀之小禮非以牲血塗釁隙之謂也禮記言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豶豚則釁鐘當以豶豚傳曰小事不用大牲而齊用牛此相沿如此非禮也孟子未暇論禮學者則不可不知羣經補義

是乃仁術也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公孫宏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

故學者當擇術因學紀聞

挾太山以超北海

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注趙

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泰山北

有渤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

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於營陵營陵舊營丘地

左傳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

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是也以

知挾泰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地以取譬釋地

為長者折枝至非不能也

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為耳

非不能也趙注按古枝支字通用罷音皮

刑于寡妻至加諸彼而已

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

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趙注

毛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云寡妻寡有之

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於宗族

以此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勛又曰越

乃御事

孟子纂言卷第二
梁惠王下
王語暴以好樂

好樂之樂當音洛而世讀如字誤矣莊暴章惟鼓樂
讀如字其他獨樂樂與眾樂樂亦悅樂之樂不然方
言禮樂而又言田獵夫乃非類乎捫蝨新語
按唐風好樂無荒箋云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
事此可證陳氏讀好樂之樂為洛札記
由古之樂也

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可證

孟子釋地

獨樂樂與人樂樂

晏子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
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
下傷其費是獨樂也後漢臧宮傳有德之君以所樂
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考異

蹙頞

頞鼻頞

說文作莖

也訓額非額即頞矣孫疏云民皆蹙其

鼻頞而愁悶也又按史記蔡澤傳蹙齟齬即頞謂鼻

蹙眉也吳志諸葛恪傳折頞廣額分明頞與額異釋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學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為疑余考三輔黃圖云

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注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

志所謂文王作豐

注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杜氏左傳注豐在鄠縣東有靈

臺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者

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

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治岐

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善乎穀梁傳曰山林藪澤之

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注虞典禽獸之官言

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曾

謂文王當日而如是乎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蓋屋

鄠杜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但武帝為己

之禽荒文王以利民異一武帝爲己行幸更衣文王以講武異二武帝周衰三百里中容千乘萬騎校文王三倍而羸異三武帝時已盡化爲腴產其賈畝一金規以爲囿可惜故來東方朔之諫文王則初闢土亦猶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者縱民芻獵而不禁異四說者不考囿之所在又不知古今情事之異徒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豈終於是者哉或曰以穀梁所云里數計今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故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千五百里則周時七十里之囿今僅四

十三里參以毛詩傳諸侯四十里恰合

此四十里又與今合古書

籍所云里數

此又一說云

又

漢書楊雄傳羽獵賦曰文王囿百里民尙以爲小後漢書楊賜傳任芝樂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按言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疏引傳云天子之囿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周禮序官閽人疏引白虎通與此疏引傳文正同今本白虎通已佚之公羊傳注說囿處則云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究論之似當以十里七里五里爲是蓋準天子囿俱十分域中地之一也若大國當有囿四十里則民不爲大矣

考異

臣聞郊關之內

杜子春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何者

苟近郊豈能容四十里之囿乎

釋地

趙注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夫自國中而近郊而遠郊而關而竟此形勢之瞭然者儀禮聘禮云及竟乃謁關人注古者竟上為關又云入竟又云及郊注郊遠郊也又云賓至于近郊經文敘次如繪然則趙注四境之郊皆有與鄭氏竟上為關合

釋地

文王事昆夷

詩箋云文王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初事之

卒不免故伐之也

疏 按如湯征葛越滅吳孟子並言其初耳

詩云王赫斯怒

至

以遏徂莒

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

楚

詩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傳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荅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徂國之兵眾以厚周當王之福以荅天下鄉周之望

按毛詩雖作徂旅其傳曰旅地名則亦與莒同義莒作旅古書假借未可遂易為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

徂莒皆爲國名過徂之事不可考過莒事見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也經學

書曰天降下民至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尙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趙注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

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又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卽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

子春秋無此文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爲晏嬰館邪蓋齊離宮

之名游觀勝迹宣延見孟子於此地非就見之謂又

思管晏孟子羞稱茲忽及晏子故實蓋以其地曾爲

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入也釋地

按趙岐劉熙並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僞疏云宣王在

雪宮之中而孟子來至從前注孟未有謂孟子館而

宣王就見者其說出流俗講書然熟思疑未謬古人

所居皆可云宮離宮乃別築宮館以居游士非指王

宮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又燕世家昭王爲郭隗築宮

此宮不專謂王宮之證史記孟荀傳云齊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

尊寵之孟子游齊當亦爾矣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
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此必嘗就見故云然
況使孟子往王所宐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此自
作王見孟子若讀爲從者見之之見頓易全書之例
亦不然矣元和郡縣志引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
雪宮今晏子無此文蓋涉下文有晏子語故以孟子

晏子爾

釋地
辨證

曾子問篇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正義注公館若今
縣官舍也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
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
張逸荅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

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
按此知宣王所命以館孟子者正可謂之離宮趙注
所言與鄭志合補正

有人不得

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作一句讀
趙注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至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趙注云轉附朝舞皆山名又言朝水名也偽疏云顧

野王釋云澠水名出南陽見玉篇恐誤澠爲舞按以朝

舞爲水名是也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
南注云王莽更之曰朝陽也爲厲信縣應劭曰縣在
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

移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至今也水經又云濩水出無陰西南無陰漢書地理志作舞陰與朝陽皆屬南陽郡濩舞舞舞四字通借漢舞陰在今南陽府泌陽縣西北六十里朝陰在今鄧州南八十里錢獻之云今有刁水在鄧州西原出內鄉縣南逕州城南入湍水者即朝水也則朝舞二水皆在南陽明甚考漢南陽郡屬荊州為楚地而齊景公言轉附朝舞者按轉謂周流附謂薄附言周流朝舞之水而薄至楚之國都此齊桓伐楚之故道也管子戒篇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云云軸即轉字脫畫誤分兩字附

通斛故誤斛

史記魏世家屈侯鮒說苑臣術鮒作附

猶欲聲通轉

毛詩匪棘

其欲禮器作匪棘其猶此猶欲相通

桓公言我游欲轉附朝舞管子脫

朝舞二字當以孟子及晏子春秋

內管問下補正之太平

寰宇記引晏子春秋吾欲遊轉鮒朝舞與管子畧同惟遊欲字倒今晏子本則盡同孟子矣景公以轉附朝舞為桓公之故事故欲觀之管子戒篇又云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尹知章注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隱十一年左傳傳于許傳可通附此皆轉附之切證水經注濩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有溪水東北逕方城又云黃城通為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此方城為楚藩籬而朝舞之水俱近方城故管

子霸形篇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
上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南伐及
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注汶音岷江水所出南致楚越之君
按齊桓先至宋自宋而西至鄭遂南至召陵召陵在
今河南許州鄆城縣又南濟汝水西南至葉縣今葉
縣南有方城山是先濟汝水後踰方城當依小匡篇
爲正管子小匡桓公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注謂方城之地踰方城又南乃至
濰水今濰水出南陽府泌陽縣西北東北流逕葉縣
東南朝水又在南轉於朝舞之水卽周流楚之北境
當漢時猶以朝舞名縣則其深廣當與汝漢相匹而
今乃漸微所謂川渠狀改也如謂二者皆山名又如

近人必求之於齊地則景公何難命駕而往乃必以
脩德爲問乎景公思復脩桓之業故欲觀其舊迹僖
四年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此遵海而南亦泛
指楚地非浮舟海中傳又云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
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
夷循海而歸其可也循海卽遵海之義與管子桓公
將東遊之語亦合蓋朝舞尙在齊西東行至琅邪方
是齊之南境故云南放琅邪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景公問先君桓公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景
公時魯衛宋鄭皆孱弱不振之鄰其東則吳最大南
則楚最強楚地有桓公之故道景公欲效桓之伐楚

又欲循海觀兵東夷蓋自南海以至東海將經歷吳楚乃歸國放於琅邪也漢書地理琅邪郡琅邪縣越王句踐嘗治此起臺館琅邪臺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四十里琅邪山上吳越春秋越王句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春秋時越未滅吳知琅邪與吳爲近景公有威服二國之志苟不務脩德而以兵戎故晏子先舉巡守述職以明天子諸侯越境而行之故事而後以師行爲深戎也小雅江漢之潏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

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操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按此與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之義相應至師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是爲疚之棘之故箋又云齊桓公經陳鄭之閒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按此可悟今也不然一段正說桓公時事對先王之古則桓公時亦是今也召穆公以王法開辟四方而疆理至於南海齊桓公亦能尊周伐楚居然以王道自命當時稱爲義王故景公亦以爲比於先王也又按晉語還軫諸侯又云還軫巡於天下軫者轉也還軫亦轉附之意韋昭以車後橫木解軫非是此卽陳轅濤塗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之說也經書

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齊是桓公用濤塗之說矣左
氏又云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
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履其可也齊
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檮塗似桓公仍從陳鄭之間還
師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
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則公羊為得其
實也下師行糧食及為諸侯憂即公羊師不正之義
此解確不可易舅氏莊葆
琛先生評釋地辨證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白虎通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
至四岳者何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以
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唐虞之禮五載一巡狩
羣后四朝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
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諸侯年年朝此鄭注尚

書說夏殷之制天子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此鄭

志說見王制疏則五服分年來朝周禮大行人之制侯服歲

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

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天子十二年一巡守

白虎通云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一巡守王制

疏云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

象歲星一周也 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唐虞五載巡

守一岳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

四岳皆遍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為南岳周氏霍

山為南岳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岳五月到南

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遼遠固必不及

此知每至一岳即歸義為長此是異說大行人云王之所

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頌五歲徧省注云三者

王使臣於諸侯自五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

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注云因省而召之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十有

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制因省為之十

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國殷見也王若不職方氏王巡守則六服盡來朝

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

不敬戒釋故

吾王不遊至為諸侯度

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

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息耕者於豫言

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既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

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薛綜注秋行曰

豫是漢人舊說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為

一管子先王之遊也春山原農事之不卒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變豫言夕古音之轉

也為諸侯度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

不過再經學

豫即遊變文以協音左傳季氏有嘉樹宣子譽之服

虔引此為證謂宣子遊其樹下而趙岐注此亦引左

氏為說譽豫同義也四書紀聞

今也不然

今也不然謂今日之諺與夏諺不同也自師行而糧

食至為諸侯憂九句皆晏子引當時諺語正補
師行而糧食

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
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鏐云遠者
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傳食時而至
蓋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糒為乾詩乃裹餽糧孟子居
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潛研堂
荅問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至謂之亾

晏子解流連荒亾之義是訓故之法益證上九句為
當時成語正補

大戒於國至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
政發倉廩以振貧下不足者也注趙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按封禪書秦山東北陟古時有明堂處然此非如國
中明堂有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築明堂於塞外而
朝諸侯楊倬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岳之下會諸
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
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故以明堂名之而朝事義言
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
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

遺制

經學
厄言

疏以為即周公朝諸侯之明堂非也周公朝諸侯之明堂在東都洛邑此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與五室以祀五帝者異實而同名荀子曰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云方明壇是其義也凡天子朝諸侯皆為壇祀方明其壇倣明堂有四門又有應門皆壇土象之故亦曰明堂觀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注云此謂時會殷同

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王巡守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也

三重

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是也

釋故

耕者九一

穀梁傳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廬舍按九一之說他無所見與周禮田制尤不合

蓋孟子以助法約略言之穀梁漢志則從孟子推衍之其二十晦為廬舍之說則又以詩中田舍廬傳合孟子其實什一之語也觀下文澤梁無禁數語皆不合周禮知是孟子針砭時君善為通變之語不必有實事周禮園廛二十而一不指耕者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皆言田賦輕近重遠者國語所謂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也又仕者世祿

鄭康成云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不免農任者世祿蓋以免農則不受田也又關市譏而不征

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廛人掌斂市絜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鄭司農云絜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為儻謂無肆立持之稅也鄭康成曰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司市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又案玉藻注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譏而不征又王制關譏而不征亦是殷禮羣經義證澤梁無禁

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獻人掌以時獻為梁凡獻

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玉府釋
罪人不孥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又

昭廿年左傳晏子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

舟叙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按此皆言

齊之敝政至戰國而益甚故孟子舉文王治岐之法

以正之文王始受命稱王周人一代之政當皆依焉

而周禮獨異是以何休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而不謂

為周公所作也補

哿以富人

正月篇哿以富人哀此惇獨哿與哀相對為文哀者

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

祿之惇獨也兩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

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哿亦相對

為文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

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為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

魂魄鄭注嘉樂也大雅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是

嘉與樂同義哿之為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引詩哿矣

能言杜注哿嘉也毛傳訓哿為可亦快意愜心之

稱廣雅厭愜故箋曰富人已可惇獨將困宋板作已

已字始作猶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

傳箋之意矣

經義述聞

爰方啓行

公劉遷豳史漢並言避桀前編故繫於桀在位廿二年甲子紀內以公劉當此上遡夏凡四百八年自不止后稷不窋鞠三世卽夏遡殷至紂立六百十二年抑豈止慶節以下十世已乎大抵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其世系不可得詳矣

釋地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孟子太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云山而不及水詩詠古公避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云水而不及山太史公合而作周本紀曰遂去豳渡漆沮踰

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干似益精確

又

毛傳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毛鄭詩考正曰案邠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非適岐所取

道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
 達岐閭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
 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
 丞相車騎亦此梁山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引之謹
 案如考正說大王循渭水北厓而至岐山之下則當
 云率北水澣至于岐下不當云率西水澣矣若謂大
向西循水厓而行則又當云且詩敘太王去邠遷岐
西率水澣不當云率西水澣之事自當始於邠而終於岐不當始於梁山之南渭
 水之北而略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家大人
 曰率西水澣正承上章之漆水而言若上章未言漆
澣則不知何水之澣矣故知水爾雅率自也西邠之
澣是漆水之澣非渭水之澣也

西也大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
 於岐山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邠西漆水之厓至於岐
 山之下故云率西水澣至于岐下也毛鄭皆訓率爲
 循孟子趙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故致後人之
注同疑經義述聞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至可不慎與

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畱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
 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
 慎重之趙注

左右皆曰賢

一說尙書大傳堯爲天子舜爲左右鄭注左右助也

若周冢宰典國事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
爲左右左右指大臣言故先於諸大夫補正
爲巨室

呂氏恃君覽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
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按孟子巨室之言疑
卽觀斯而發考異

雖萬鎰

按孟子雖萬鎰又王餽兼金一百趙注並云二十兩
爲鎰說文無鎰字儀禮禮記國策漢志並作溢鄭注
儀禮喪服傳旣夕記朝一溢米云二十兩曰溢爲米
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賈疏云依算法百二十斤日
石則是一斛知十二斤爲一

斗一升爲十九兩四銖八綮又以一升爲二十四分
分得十九銖二綮以合十九兩四銖八綮總爲二十
兩呂覽異寶金千鎰秦策黃金萬溢高誘注並云二
十兩爲一溢漢書食貨注引孟康又張良傳注引服
虔亦並云二十兩曰溢皆與鄭同唯晉語黃金四十
鎰韋昭注金二十四兩曰鎰文選詠懷詩注引賈逵
注國語云一鎰二十四兩與諸家悉異不可從儀禮
音義引鄭注云二十四兩曰溢四字誤衍釋地
辨證
齊人伐燕

元黃氏震述其鄉人蔣監簿曉說謂史記齊伐燕有
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
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荅稱齊宣王者

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即
 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
 史記合之孟子知蔣黃之說為是今證之 戰國策
 齊策宣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
 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
 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故為君計
 不如按兵勿出齊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
 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中立而割窮齊與疲
 燕也鮑注云後漢志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
 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楚境燕策為文公時
 魏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

又燕策文公篇云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

鮑注云文公孫子噲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

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

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鮑注云齊策此役言及魏冉

知為文公末年 又易王篇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

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

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曰燕雖弱小強

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

燕為雁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

喙之類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

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

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史記燕世家云文

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惠王以其女爲

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

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復歸燕

十城 又見蘇秦傳 按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燕文二十

八年蘇秦始說燕時齊宣九年與魏襄會於徐州諸

侯相王田嬰欺楚明年楚圍齊徐州蓋燕文虐其民

齊宣往征與燕再戰於權梁惠王篇一書齊人伐燕

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與燕策權之難燕再戰不

勝正合鮑注謂燕文公末年是也燕文卒於是年齊

宣因喪伐之取十城卽孟子所謂五旬而舉之及取

之是也固與齊潛伐燕噲三十日而舉燕國顯然爲

二事時燕遭喪又數被兵易王尙未立故孟子有謀

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說或謂寡人勿取者蘇秦說

齊宣歸燕十城也或謂寡人取之者田嬰使魏處之

趙說勿助燕擊齊則必勸宣取燕也孟子言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如水深火熱燕民不說不取與蘇秦

還燕十城之策正同特有公私之別耳諸侯將謀救

燕者齊策云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燕策云

文公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遂出兵救燕是也齊

田嬰欺楚楚圍齊正在燕文末年齊宣十年且齊燕

再戰於楚邑則楚之圍齊當亦助燕於史可考者有
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畏之云諸侯多謀伐寡人也
齊宣十一年與魏襄伐趙趙決河水灌之見史記田
齊世家趙世家六國年表蓋報救燕之役也故燕策
文公篇謂燕亾國之餘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正
指齊宣伐燕趙肅救燕而云然乃鮑注以此爲必燕
昭既立之時而吳正傳亦云此非文公時蓋俱未細
考 穰侯列傳云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任職用事
考六國表燕文二十九年齊宣十年趙肅侯十七年
楚威王七年正秦惠文王五年鮑注齊策謂魏冉自
惠王時任事此役在文公末年是也 又考齊宣十

一年燕趙秦楚四國謀伐齊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
魏襄與齊宣睦故宣九年與襄會於徐州十一年又
同襄伐趙因趙救燕故知魏不與謀也齊宣八年韓
昭侯二十四年秦拔韓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二
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明年爲齊宣十一年韓宣惠
王元年時韓兵役相尋昭卒宣惠初立故知韓不與
謀也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
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潛十年燕噲七年時
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
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表燕世家荀子王霸篇前事
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謚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

載公孫丑篇祇稱王者齊潛卒於孟子後也漢趙氏章句已蒙混不能分爲二事余因黃氏說爲證明如

此齊宣王取燕十城考拜經日記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至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

故大旱而思見之趙注

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鄭注云湯征亾按此引書正是湯征文又按民望之以下皆

孟子之說書也後滕文公篇湯始征云云亦是說書

故文少異而不加書曰也補正

反其旄倪

旄老髦也倪弱小翳倪者也趙注

鄒與魯闕穆公問曰

鄒本邾也當魯隱公元年猶爲附庸以從霸主獎王室王命爲子是其爵次於魯僅二等哀公七年魯貢八百乘之賦於吳邾亦六百乘是其賦減於魯者二百乘耳故以比鄰構怨勢不下魯竟與春秋相終始何怪乎至孟子時而猶有與魯闕之事哉釋地賈子新書春秋篇鄒穆公有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毋

政以粟於是倉無糶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
糶吏請曰以糶食雁爲無費也今求糶於民二石粟
而易一石糶以糶食雁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
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若勤而
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
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
中而獨弗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
與民此非吾粟乎烏苟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而已
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
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妓
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

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而弗眾也王輿不衣皮帛
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熙之行食不眾味
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
之治路不失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
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
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
道哭拍手而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
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挾珠璣丈夫釋玦韞
琴瑟無音葶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
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卷六 按新書
所記蓋穆公問

孟子語而脩德行
道得以致此也

非吾所能及也

按孟子於梁惠王卒後猶譏其不仁梁襄王初即位

譏其不似人君蓋梁未嘗為之臣也至於滕更不特

非臣且不自稱臣按孟子於梁亦未嘗自稱臣也第曰吾分益亢矣

孟子生卒考

齊人將築薛

孟子之滕與文公言當在赧王元二閒丁未戊申爾

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故六國

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潛王三年庚子封田嬰

於薛實通鑑顯王四十八年事薛不滅無由以薛封

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冢此至易明

或曰柰滕文公恐何余曰薛滅已八九年齊方於此

築城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

乃輟城薛何妨至是復欲城且將之為辭事未定也

孟獻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

焉得而不恐哉余獨考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

大夫自茲受封歷商周享國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

葉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之不祀先卜正

而辱亾哀哉釋地

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杜氏釋例文王

子錯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
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水經注並同竹書紀年於越
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
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集注於宋初王時卽
曰嘗滅滕無乃驟歟又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
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
於孟子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
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
百三十里之閒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

營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雖曰受之天子傳之
祖宗而隨在易名不以爲嫌如唐叔虞一傳而子燮
改國爲晉魏侯營遷梁曰梁韓哀侯國於鄭曰鄭無
後代所爲同家異國之說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
上見丞相車騎甚衆弗善亦此梁山也又按尚書

邑岐山鄭注梁山在岐山東北

馬氏序封建考曰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日多則
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
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
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
以爲自邠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

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鬻繹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此一段議論至精又

嬖人臧倉者

案魯語十行一嬖大夫注十行人嬖下大夫也又子產謂子南曰子皙上大夫汝嬖大夫蓋此嬖人當是嬖大夫之屬羣經義證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鼎之制上有耳下有足有鬲以覆之有鉉以舉之鼎茅爲之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局木爲之大者廟門容七箇小者廟門容三箇詩稱鼐鼎及鼐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圓弁上謂之鼐附耳外謂之鉞款足謂之鬲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弁之別而

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節鼎特王有之也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鈹容三斗牛羊豕鼎各狀其首於足上士喪禮陳鼎于寢門外西面士虞禮陳鼎于門外之右北面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特牲陳鼎于門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固有面矣其詳不可得而知

鼎數圖

一鼎特豚無配

特豚

士冠醮子特豚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胙日載
士昏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胙載之姑俎小斂之奠特豚
四鬻去蹠朝禴之奠既夕朝廟有二廟側饌兩胎脊肺
三鼎特豚而以魚腊配之

豚魚腊

特牲有上中下三鼎牲上昏禮共牢陳三鼎于寢門外

大斂之奠豚合升魚鱠朔月奠朔月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

遷祖奠陳鼎如初

五鼎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

羊豕魚腊膚

少牢雍人陳鼎五魚鼎從羊三鼎在羊鑊之西膚從豕二鼎在豕鑊之西倫膚九魚用鮓十有五腊

純一聘禮致殮眾介皆少牢五鼎 玉藻諸侯朔月

少牢

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
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為庶羞膚從豕去腊
膚二鼎陳于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于正祭故用
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
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于門外是也

七鼎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

公食大夫

甸人陳鼎七此
下大夫之禮

九鼎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

公食大夫上大夫九俎九俎即九鼎也魚腊皆二俎

明加鮮魚鮮腊

牛羊豕曰大牢凡七鼎九鼎者大牢而以魚腊腸

胃膚配之者為七又加鮮魚鮮腊者為九

十鼎

正鼎七

牛羊豕魚
腊腸胃膚

陪鼎三

脚臠臠

陪鼎又曰羞鼎所謂陪鼎羞鼎

賓客共

皆銅鼎也銅鼎所以實羹者也亨人祭祀

羊薇豕其具則

脚牛臠羊臠豕自羹言之曰銅羹

聘禮

設饗上介餼一牢鼎七
羞鼎三羞鼎則陪鼎也

益二

三

十二鼎

正鼎九

牛羊豕魚腊腸
胄膚鮮魚鮮腊

陪鼎三

脚臠
麋

聘禮宰夫朝服設殽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 饗

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后與王
同庖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凡十鼎十二鼎皆合正鼎陪鼎或十或十二也郊

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有十有十二

釋地



書